# 皇明疏鈔

時政四

直陳時政切要疏　　張居正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脩身建極以為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機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踐祚以来正身脩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既已立矣但近来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極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更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

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為六事開款上　請用備　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　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切見　皇上有必為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迹披瀝上陳期于宣昭　主德而齊一　衆志非有他也伏乞　聖慈垂鑒　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臣竊見頃年以来　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為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條陳一疏或謾言數事或更至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莅任之始也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莅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　皇上以虜賊内犯特　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廷群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

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務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為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今之大患也伏望 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

化簡樸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効欲為一事須

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

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為之搖欲用一人

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

文侯之任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再乞

天語丁寧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 朝廷省事

尚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須明白直

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虛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

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脩職業為務反薄歸

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 聖

裁 一振紀綱臣聞人君以一身而居兆民之上臨

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大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狥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為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積習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蹊盭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為操切者也臣請言以解之夫狥情之

周晉

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
用則殊葢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
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
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
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
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為嚴刑峻
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
宜猛伏望 皇上奮乾剛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
以肅群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
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無致
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

賊必申仍乞　勅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初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　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　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　聖裁

一重部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　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斟酌緩急次第題覆至於發自　聖衷特降　勅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蓋天子之

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
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来 朝廷詔
旨廢格不行抄到各衙門槩從停閣或已題奉 欽
依一切視為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
報奉 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
而數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證之人半
在鬼録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
申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寃是非何由而明賞
罰何由而當伏望 勑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
既奉 明旨須數日之内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
白易見者即行據理剖斷毋但諉之 撫按議處以致

躭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理遠近嚴立期限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伏乞 聖裁

一覈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已臣每見 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輙有乏才之歎切以爲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乏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以 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

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矣
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略言其槩
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
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
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
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叨譽倜
儻抗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
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
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
為資或因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為病加以官不
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

失實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為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編累牘至褻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知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為世不患無才患無用才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事唯上之所欲為無不應者臣願 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 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於 國家雖嚬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 勑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

實之歸遵照 祖宗舊規凡京官及三六年考滿
得槩引復職濫給 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
稱職以爲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
者乞將 誥勅 勲階等項酌 量裁與稍加差等
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爲準毋徒眩於
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
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
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
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
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
亦照吏部陞授 京職或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

卿堂上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補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任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叅議久者即可陞叅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人材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　勑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

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惟百姓安樂家給人足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自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乘之而起葢安民可與行義而危

民易與爲非其勢然也恭惟　皇上嗣登大寳首下蠲恤之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内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切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軍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切以爲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強弱自有分別善養生者惟撙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

足以却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
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
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素之於有限之
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
乎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
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以為
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
恐不能救也伏望　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
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為天下
先仍乞　勅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
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潔實心愛民者乃與上考稱職

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薄書而無實政於
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汚顯著者不必
引例發遣但將所犯贓私嚴行追併押發各邊自行
輸納完日發回原籍為民不但懲貪亦可以為實邊
之一助再乞　勅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
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
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强兼幷賦役不均花分詭
寄情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
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
濟私官吏滋弊凡此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
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勞苦之民而自耗國家

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
後不必再差重為地方之病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
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
乞 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 定奪以後上下唯
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
伏乞 聖裁 一飭戎備臣惟當今之事可慮者莫
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
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 聖諭
嚴飭邊臣人人思奮一時督撫將令等官頗稱得人
目前守禦似亦略備矣然臣以為虜如禽獸然不一
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

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illegible]在 皇上赫然奮發先定 聖志 聖志定而此[illegible]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談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俱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損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特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

為之志厲任謀臣脩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今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耕牧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彌文塞責伏乞 勅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事着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 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虛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

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

京城内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為憂伏乞　勑下戎政

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毎歳或間歳季冬農隙之

時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賢否一以

觀軍士之勇怯有技藝精者分別　賞賚老弱不堪

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　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

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

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醜虜之謀銷未

萌之患誠轉弱為強之一機也伏乞　聖裁

應詔陳言切務疏　王世貞

臣伏覩隆慶二年三月　詔書内一欵朝政得失許

諸人直言無隱欽此臣竊惟 皇上以 聖睿之資當鼎革之際委用良佐詢召耆碩挽國是於將非收人心於既渙大法小廉朝野寧謐而又霈然下 德音求讜論此誠古 帝王之盛典臣向隅餘生猥伏草野過蒙 湔拔復領事寄而夙遘疾厲委頓不前長負生成銜 恩丘壑苟有一得敢愛其愚伏惟明主不遺芻蕘之微小臣遂忘刀祝之減謹列為八事上 請倘以為可采 俯賜納用臣愚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一法 祖宗以弘聖德臣竊惟我 祖宗功莫盛于 太祖高皇帝德莫盛于 孝宗敬皇帝 高皇帝業由開創政[illegible]

始臣愚不妄瀆至于孝宗皇帝承列聖之[illegible]範而丕顯之深仁厚澤淪浹民志迨于今過一甲[illegible]而謳謌之不衰臣不佞請舉其一二以告孝宗皇帝簡素恬穆後宮無偏私嬖豔之寵節儉敦謹後乘無狗馬麴肥之嗜御極十八年貢獻裁損殆盡行幸稀簡眛爽視朝退御經筵咨詢治道暇則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相與講析政要較求晝一以故聖聰日啓萬幾益練少詹士王鏊嘗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畋章有所指摘退朝即召中人李廣戒飭之曰今日講臣言殆為汝等宜自省勿貽後悔學士張元禎上太

極圖說亟讀之且歎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中人為
皇后治袍請開廣東珠池　特命內庫擇藏珠為之
而以責中人曰若不過欲自得珠不思困吾赤子耶
員外郎李夢陽上疏忤　旨左右　請加杖責不許
曰若輩欲快吾一時不過成吾殺諫臣名耳几力卿
大臣不輕更易以年至致仕者進階　賜金續以輿
廩偶遇糾彈即為溫慰自陳乞休以故當時大臣寅
恭循法無自私求避之念言官精白靖獻戒憸訐刻
釁之風宮府一體朝野敉寧即詩書所稱曷以加焉
臣竊我　皇上深惟而憲述之或　命輔臣紬繹金
匱之秘于　孝宗皇帝聖政略成一編朝夕呈覽

爲　聖德之助臣愚不勝惓惓　一正殿名以尊治
體臣竊惟　太祖高皇帝恭行　天討掃除胡元登
極之後名其　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
詔赦誥勅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於
民上無所往而非奉天也革除年中悉更諸門殿名
成祖靖難之初明舉其罪布告天下永復太祖之舊
先帝偶創鬱攸暫新耳目未幾晏駕御史往有所陳
皇上不忍遽易臣竊惟圖治在手法祖大孝貴乎成
親　皇上爲上帝元子可一日而不奉繼　太祖大
業可一日而遽忘伏望　霈發明詔於大朝門殿仍
奉天故號以昭象魏之重或以華蓋謹身二殿左右

各門存　皇極殿等名以慰羹牆之思臣愚不勝惓惓一酌恩義以處　親王而下至庶人巳未名者幾故脩玉牒臣云自　宗室臣于嘉靖二十九年遇三萬位又二十年矣可得萬位今周府已近四千位韓府亦千餘位雖竭天下之財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產往者聞禮部會議裁省經制臣愚越在草莽不能盡識竊以為　國家待　宗室之意往往傷于曲意其待　宗室之法往往傷於用義夫族屬至於奉國將軍亦可已矣又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世世一概所謂傷於用恩者也雖其疎者皆　高帝及子孫也無罪而困之于一城而絕其仕進之路臣謂

傷於用義者也伏望 皇上下禮部及府部大臣會
議於奉國將軍諸子俱聽免其祿秩分居附近州縣
廢著之日仍照 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復徭役終
身使得畢力農賈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肄學應試聽
爲南京及司府州縣等官一應 宗室年至五十量
與本等服色冠帶其周韓二府郡王至奉國將軍改
封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量給路費行糧庶幾少
甦中土之民且獲安 天族之養再照各 宗室命
名俱限金木水火土字様以致重復互犯創造生澁
自今而後係中尉以下止從上字定名其下不拘何
字非惟可免重復創造之苦抑亦稍寓親疎之別或

謂事體重大或謂關係典章臣竊以為及今不處十年之後將有不勝其獘者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唯　皇上銳然行之臣愚不勝惓惓　一寬禁例以求才哲　竊惟　王府親戚不得為京朝官原非祖宗甲令止是宣德年中秦府永興王欲以女妻通政使李錫子召謂錫見居喉舌之地不許弘治中吏部尚書屠滽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以輔係王親創為此例出輔叅政欝邑以沒夫屠滽修區區之小忿而使　國家負猜疑　宗室之咎狹賢才進用之途臣以為滽非純臣也大學士楊一清先後建言頗有次第而新貴人張桂等謂一清有所援引用浮言沮

之迄今未復　天潢流派繩繩無已屬在　國朝
麗不億即有奇謀石畫不得與廟廊之議干城腹心
不得膺保障之托以　皇上之側席思治求士草野
而顧乃晝才於　聖世甚無謂也且今　宗藩之最
鉅者不過以財自娛如江南一富室而已豈有鉤結
黨與為　國家憂如梁孝燕剌者乎伏乞下臣所言
于吏部今後凡係王國親屬一體照常陞用京職毋
得壅閼廢棄　國家宏蕩蕩平平之政　宗親無戚
戚具爾之歎臣愚不勝惓惓　一脩典章以昭　國
紀臣竊惟　大明會典一書實我　祖宗經世大法
百司庶僚奉而行之可以傳示永永而時涉變通事

多損益先該嘉靖二十九年間脩完進呈不知何緣廢閣然自三十年以後隆慶二年以前中間典儀之更革兵制之裁定財賦之出納又有不容于不脩者臣愚欲命內閣輔臣作速更訂進　御頒行至於法司上悟　天威下媚政府以意為師顛倒三尺或䟽辭引二王而比以詐傳　令旨或出題涉諷諫而比以子罵父或奉　旨延遲而比以棄毀　詔書或奏事欠實而比以衝突儀仗舞文弄法不可枚舉亦宜明言禁革著之會典中永以為戒臣又惟　太祖實録止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間至永樂元年尚有闕漏之書[illegible]漢不以呂氏而廢本紀唐不以武氏而廢本紀

何者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也臣愚欲下內閣諸耆
碩臣考究革除年間事蹟別為一書附之國史之末
其侍講方孝孺尚書鐵鉉殞身滅族以衛 社稷宜
鑒其吠堯之忠 賜以易名之典他若尚書齊泰等
亦要明著功罪以示勸懲其於 國家治體關係非
細臣愚不勝惓惓 一推 德意以昭大勸前奉隆
慶元年詔書旌録言事及查舉 先朝大臣即與海
內士大夫欣然加額思奮其忠力以為 國家風勵
一世之典無或遺於此或有事涉遐遠或格小有未
合者臣請鑒其一得以備採擇 高皇帝時開國諸
公侯自中山開平岐陽諸王外功莫大于韓國公李

善長頴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德慶侯廖永忠善長握籌轉餉之功不下於酇留中間以嫌疑獲罪王國用辯之甚詳友德等戡定蕩平之績遠過於絳灌卒老牖下而時屬勛勤未蒙易名之典　文皇帝北伐時失律者主帥丘福耳而固安侯火真等罵賊力戰以死其忠節皦皦著實錄中臣以為此諸臣者宜優加贈諡者也徵士吳與弼刻行追古力辭官秩其高風足以廉頑而起懦翰林檢討陳獻章潛心聖傳化行里閈其緒言足以繼往而開來副使李夢陽何景明再上讜言力持權竪氣節足以彰明　國是文章足以潤色　皇猷臣以為此數臣者宜特褒以諡

晉邑故給事中陸粲吏部郎中諸蕙一則上言

一則糾論權奸相繼謫縣中間錢薈量移邑令蕙

引疾乞休以故於例小有不合然其直節峻行何可

遺也臣以為此二臣者宜量予以贈者也夫旌及于

遠則潛德者思奮旌逮于下則位卑者勉脩一舉而

勵世之善備焉臣愚不勝惓惓　一曰爵賞以徠異

勳臣見　先帝時復開國六王之後俱為列侯所以

張大國恩淬礪士氣至隆厚也今虜無歲不犯邊

國家之財用稍詘謂宜提空名以鼓舞之而上不為

異格以待下下不為異勳以報上斤斤守刓印之故

規而欲責人以撻伐之奇烈臣以為萬無是理且王

守仁在　武廟時提烏合一旅生縛逆濠致之闕下而區區伯爵始見格于悍宰今復沮於多言夫書生不諳故典謂伯爵爲至重不知今世世稱伯者不下數十人曷不取其　祖宗時鐵劵校之其功不過下一城破一軍而止有能如王守仁者乎　皇上幸下臣言交兵二部會議若守仁者予之世封其　高帝功臣如前所舉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傳友德德慶侯廖永忠亦宜并下所司講求所以中廢之故取其嫡系裔復封爵明告天下有能驅滅北虜大者公小者伯世世勿奪數年之間能無長平冠軍出而應　詔者乎臣惓惓不勝惓惓　一練兵實以重根本臣見得

年防秋延綏固原將士萬里入衛日漸減耗為邊痛心而太倉歲漕四百萬石以養疲癃無用之士為之扼腕且　京師與薊邊呼吸相應臂指互使其勢與他鎮不同臣愚欲望　皇上勅下兵部分委御史等官于陝西各邊不分軍丁舍餘精選五千餘名以為騎士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等處精選三千餘名浙江義烏等處精選二千餘名兩廣楚蜀土兵精選二千餘名以為步兵仍于團營錦衣衛各官軍旗校精選一萬五千餘名合三萬人分為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芳者統之　明詔內所舉廢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陣者各任偏裨分領哨掖日逐演練嚴其賞

罰一遏聲息令其協助薊遼總督戰守其陝西每歲
入衛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中御史將京營
京衛大小官軍悉心清查其老弱者黜退見闕者停
補至于錦衣一衛冗食尤多尤宜酌量裁革歲可得
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一萬五千之精兵不唯薊
鎮緩急有賴而　國家隱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昔周
世宗宋藝祖嘗行此法兵以寖強戰無不勝臣愚不
勝惓惓

預陳用人理財大要疏　　張鹵

近該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題又該吏部覆題乞
勅兩京九卿堂上科道及在外撫按諸臣限一月以

稟各以前項事宜據所見聞開陳奏　進奉　聖
是欽此臣惟今天下事至急且大莫先此二者今天
下議論徒多而無裨實效亦莫先此二者茲　聖心
甚盛舉矣竊恐　獻言者猶不皆當實不免仍落故
套且容有基禍流毒不但徒仍故套而已蓋古之用
人惟隨時隨事隨地隨才舉一事無非求才之方舉
一世無非求才之地故垂綸者一日而協卜扣角者
經宿而授政知之真即用之當也今一旦促柱偪期
令其各舉其旁求物色之功已不能如古人周至重
以近日習成舉論人才故套每一人倡即十人和使
倡之果必得其真則和之亦不妨於多然其人亦有

偶係傳聞原無的見且容有夾雜意見不本至公其十人漫以群和成之欲吏部即據名登籍曰某某賢某某才異時九卿督撫陞除惟取足于是外此者不復索錄此大亂之道也如近日巡撫鄖陽右僉都御史孫應鰲舉境內人才而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何遷亦在所舉夫以遷之黨依權姦貪黷賄賂江西巡撫既已盡喪平生末路經營不復更知廉恥乃今奉身歸里得脫堯舜之誅亦云至幸而鰲猶以境內人才舉之不知在鰲意見其將謂何玆若不預為申飭謂其主無復如鰲而所舉無復如遷臣不敢信古人治財亦有良法宋臣司馬光有言天地所生財貨

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此桑弘羊之所以欺武帝也臣嘗誦其言以為千古明白至論今日財用即周官法度無補今之治財雖桑弘羊孔僅劉晏陳京趙贊之徒亦不能生今之財蓋　國儲既虛民力亦竭今言理財者謂但在節財不在生財夫謂在節財是矣但為節財之議者皆開端而不竟其說指節財之事者皆畧大而獨苛于細且不經孟浪之談復比比而有如先帝丙辰中　詔求足財之道于時尚書吳鵬都御史鄢懋卿各以裁減舉人坊牌及驛遞鋪陳船隻馬驘頭匹銀兩之議獻致後于舉人銀兩或許囑說入

學童生以所得補所減之數而士習壞或為加增長
夫水手以設處避原額之名而民病滋人人所共知
臣不暇細論至於驛遞諸差民既以血汗包賠迭役
乃復遡年按限追徵其額設銀數減半還官臣向知
高平時嘗追徵此等前件親見其顛連情狀雖極痛
心酸鼻臨之竟坐視其蕩田廬鬻妻子而不能救茲
若不預為申飭謂不有如鵬如懋卿之議復出臣亦
不敢信臣又惟今之事勢語用人如博利者急求明
珠若一誤認燕石為明珠則明珠無再至之理語理
財如治羸者必遠烏喙若一誤以參苓雜烏喙則參
苓無再奏之功使用一人而不能為　朝廷光重疆

閫干城顧使無似之人先以敗類用一策而未及濟
邊儲匱竭　內帑空乏顧使不經之說先以戕民然
則落落難羈之士可使若人之吏敗而嗷嗷待斃之
民能禁斯言之再誤耶臣是以不勝隱憂過計故令
日明發入　朝一聞　明詔即激于中以此愚昧無
知之見預陳　君父之前伏乞　天語丁寧　勑下
吏部再加詳議要見遷之為人果是何品彙許乞
勑下户部亦加詳議要見昔之獻議果曾否病民果
臣言不謬宜即將臣疏備細通行原擬應該　獻議
諸臣務要各出已見一本至公於用人則以如鰲如
遷之事為懲戒但取真才勿拘方類即以一人舉十

數人不為多合十數人舉一人不為少于理財則以
如鵬如懋卿之議為懲戒但求大段勿事苛屑事可
必行則嫌怨非所更計法可通變則令昔不必盡同
以共求上合　天意仰副君心俯切民瘼則時事得
因是以為推移　朝廷亦借是以為休美否則一番
舉動竟屬空談後有施為人亦不信臣竊為　朝廷
耻之其所不傾心藝力以共保斯言者誠亦無所逃
罪臣備數諫垣亦當與議若惟圖隨衆塞責即於臣
亦甚便然臣必為此說者以一念犬馬耿切之心終
不敢惟恐圖自便而不為　國體惜也伏惟　皇上
裁察施行幸甚

## 時務最要三事疏

魏時亮

臣聞帝王之治以親親為先以禦虜為急以仁民為大方今天下有三大患　親親則藩祿不給矣禦虜則邊餉不支矣仁民則公私告匱矣　皇上冊位東宮首念　宗藩祿糧之缺東西虜警會集多官安攘之謀　登極布令重軫國匱民窮之急則我　皇上所加意者固恒以此三大患為首務臣等效忠若父者又敢不竭犬馬之思而念切　國家之計哉語曰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燃尚以為安今日　國家匱乏之勢何以異此臣請為　皇上備言之臣等伏聞　宗藩者　天潢之戚脉也匹夫而饑寒　皇上

且將惻然動念矣　天潢乎迺今　宗室蕃盛廩祿日增各處竭民脂膏不足供歲入之半祿厚者猶可展祿薄者轉死溝壑昔人謂饑寒切身雖慈母不能保其子而今者近在　天潢非細故也饑寒迫其外復無禮義以養其中有識之士方抱長慮矣日前已難支持即日後作何措處此而不為之計真賈誼所謂及今不治必成痼疾者矣臣等淺見薄識何能為謀顧區區一念愛　國不容自已嘗伏思之有一時教養之計有百世經久之計所謂一時教養者何蓋宗室最多之處貧困爲極矣子弟失教之素不檢者多矣創立宗學不但為禮義之閑實可資為生養之

計今日切不可視宗學為緩圖也祿養之性驕淫是肆禮義之習非預養弗成勢衆易於變生臣極易於為暴苟不藉禮義以維之詎能久乎是以宗藩條例首載乎此而各處並未舉行者何哉以事有本原得其本原則事可就緒今宜　申勅巡撫如例內所謂悉采　武岡王議特建一學特選　宗室中行脩譽著者一人為宗正以主宗學一應事宜專責巡撫為提督官此事之原也三者如其議然後教授師生習學出學及稽考賢否并放縱傷教者參奏降革之條方可責在巡撫著實舉行但提督在巡撫而教訓仍宜責在提學地方大遠并責在該道守巡

等官其　宗生多處特建一學果少處即宜於府縣軍民學內關除空地一段創立一　祖訓堂幷號舍以便宗生肄業宗學教訓專重德行宜訪其性度時加拘檢詢其素行立為勸戒凡貧宗饑困率由奢侈所致教訓之中更宜申重守身節儉之義嚴加提撕警覺蚤令習與性成若宗學條教脩明宗生各就規矩守巡等官俱聽巡按特薦不次超擢然臣等又謂可資為生養之地者蓋貧窘　宗室於中有行誼最著宜加風勸者責令巡撫舉來在學於常祿外養以一官之俸舉當必賞濫舉者罰其餘極貧無[illegible][illegible]官賜救即非行誼應舉者宜於常祿外日量給

米賑之有貧不能養者且呈到學量助其宗生固宜
少課文辭而貧宗子弟更宜復開醫學一路延取醫
師教訓是禮義貧富交相為養誠今日處　宗藩之
急務焉但貧宗之勢亟矣或乞食道途或投身傭隸
此固途人所不忍而親　郡王之支派伊邇者何獨
忍之况祿厚者坐享貧迫者環視非久安之道也今
宜因　宗學之建定議郡鎮國各仰荅　祖宗之靈
深思一體之誼特開勸學睦宗之例凡祿萬石者歲
薄捐五分之一祿二千石者歲薄捐十分之一祿一
千石者歲薄捐二十分之一扣存該處衙門悉收作
宗學內風行誼賑貧乏助歛塟之用夫勸學睦宗為

善最樂哉　皇上特賜留書扁額以奬異之各分祿
之數歲著為例此尤宗學所當點屬之誼也凡此皆
不過一時教養之計耳苟為百世經久之慮宜及今
蚤為之計焉蘇軾有言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
於有餘之外今貧宗多處聚居一城不但民力難供
抑且地方有限在官府莫能為之謀即各宗自為生
計亦無所措手足焉語曰聚則爭爭則亂無事既相
尚以驕侈之風有事又相激為挾制之術皆聚故也
玆急宜散之於　宗室最多極貧之處如平凉大同
開封等府專責該處撫按就本省相度某府州某大
縣去守巡稍近地方可安插　宗室者奏請酌量分

封然後生計可活爭奪可弭但分封去原封不遠便搬移原封除什物自行變賣外其房屋歸官變賣以助分封房舍皆限令狹小有制凡分封并有王府地方有司正官伏乞著爲 令典例得管理 宗室有異常橫肆者有司仍許暫行拘管守住一面啓知該管 親郡一面徑自奏聞一一著爲令焉此分封所當議者不容緩也伏見中土邊方宗甚貧迫地有曠閑其在各處宗富者連阡陌之田宗貧者無立錐之地皆不可不措處也伏乞嚴限各撫按守巡查有官民無碍田地酌量歲可收租利若干各給貧宗抵折祿粮若干俾各令人佃種更嚴立查勘之法除

親王　欽賜田土查明外若　親郡以下係干投獻
私占者　嚴勅撫按守巡查勘并諸人首告除以前
不論外以後筭該歲收租利幾何可抵折祿糧幾何
查果無碍仍給　宗室本主管業但抵折祿糧只許
敷足三分之一其二分仍支祿糧若已敷足三分之
一者凡多餘田土通行扣出給與別宗儻無別宗地
方入官管理此利所當均者不容緩也嘗聞非族之
禁士庶必嚴　天潢可混　祖宗在天之靈不能無
怨恫者迺令花生子女禁止不與口糧而冒以花生
抱養汙混　玉牒者全無重罰豈所以嚴族類之辨
慰　祖考之心乎若無嚴立保勘又不過紙上虛

微隱難知誰能敵愆伏乞　申議除保勘舊規□一□
外今後責任　親郡通行嚴禁凡　宗室及本家□
眷親屬收生等婦知情者各赴該管　親郡并官府
衙門舉首舉首之人行布政司或本府縣官合賞銀
五十兩或三十兩若已汙混　玉牒者所犯　宗室
撫按奏請定行黜削此　天潢所當辯者不容緩也
此三者皆百世經久之計雖非奇論實可必行儻當
事者以遠慮為心庶幾或以一得可採議者又謂宜
依　國初遼韓伊岷肅諸府之制祿米皆二千石郡
王遞減又謂漢宋得應制舉及工商各治生為兩便
此二者雖經具題臣等未容輕議但窮則思變變則

思通苟不措處久益難圖萁謀國者重加留意仰惟
皇上憐惻貧宗　勅下該部查覆務申嚴宗學之法
刻期創建定議經久之計責在必行專乞　特賜璽
書與各該　親郡王府奬諭推祿宗學尚義睦宗凡
事體應責地方撫按有司各官者俱限文書到日半
年一年奏報此　宗藩所當計處者一也　國家定
都幽燕去邊咫尺邊事振則安邊事壞則危玆欲大
振邊計非選練將士不可欲結士心非厚充邊餉不
可先年邊餉之法藉商人中鹽屯田於邊商利而官
亦利今則取給　內帑邊屯廢而鹽課日增商困而
官愈困焉去歲仰遵　明諭廷議籌邊申重理鹽法

之一策特設屯鹽大臣選用才望蓋誠有見於此而
思為救急之計矣伏考　廷議有曰奏請　簡用俾
之清理因以興屯田之利裕塞下之民此專為塞下
非為內地也迺昨　欽遣大臣一往江北一往江南
一往河東等處往江北者兼理山東河南等處屯田
往江南者兼理浙江湖廣雲貴等處屯田往河東者
兼理四川等處屯田是內地在所重而塞下反在所
畧夫屯田鹽法相為表裏專以塞下屯田言也若內
地之屯田原與鹽法無相干與緣內地省直屯田自
有省直專責以經理則有巡撫以專管則有分守屯
田等道以查覈虛實則有巡按御史封疆既闊事體

亦殊令徧以一大臣兼統之豈惟巡歷之難周亦且
查訪之不及不過行文各該地方添一造冊繳報而
已今仍宜責在該部申明事體專責各省巡撫與分
守屯田道以下等官各務實修屯政嚴立舉劾外而
昨者 欽遣大臣請悉罷無山東河南浙江湖廣雲
貴四川等處屯田事務只宜各分搭九邊屯鹽地方
管理俾各清理鹽法外專意興復塞下屯田如是而
後仰荅 聖明不負初議何者鹽法清理一巡鹽御
史稍加久任可責成之若三大臣則專為清鹽法於
內而因以復屯鹽於外苟為不然甚非議遣之初意
以慰中外人心之屬望者但九邊分搭管理或謂只

遠近分搭則江南鹽法即宜經理薊遼保定等處屯鹽江北鹽法即宜經理宣大山西等處屯鹽河東鹽法即宜經理延寧甘固屯鹽或謂宜以事體相關分搭則又宜查酌屯鹽事例凡商人報中於某邊即支鹽於內地某處者令大臣清理內地某處鹽法即宜管理某邊屯田因各商支鹽報中地方以為大臣分搭管理庶內外相關事體亦便若謂鹽法清理稍易屯鹽興復甚難殊不知大臣設心惟思利國有利於國不以其難而遂委之無利於國不以其易而苟為之今三大臣之 遣專欲復邊商之屯中也議其難者不過曰 內帑旦夕給邊專藉鹽引折色一旦赴

邊報中則在邊尚未得本色之利而在內已先乏給發邊餉之資不知利不可以驟興法莫良於遠慮久遠之計興復屯鹽為最即在目前酌處盈縮有方何者凡在內鹽額初年以十分為率宜令八分仍納折色二分赴邊庶在內折色尚多在邊倘復以漸其赴邊商人必令厚利漸使樂趨待邊屯大興本色果賤每年漸加以漸可多復焉若謂虜犯非時邊屯難種今在邊屯軍非赤子耶果如所言邊塞將不保矣得鹽商而邊屯愈固虜犯愈難但令屯鹽大臣必宜令兼領修築墩堡　勅書事務俾屯軍鹽戶墩堡可觀一應事宜聽大臣悉心措處惟當事者責而成之共

刊 社稷誠非久任不可所遣大臣二考三考累有
勞績懇乞倍加 恩蔭特獎即本任漸進尚書 宫
保之職俟後在內正卿員缺仍內補久任以酬其勞
績乞 皇上加念籌邊大計 勑下該部查議 欽
遣三大臣專職責令各兼邊鎮屯鹽重務久任考成
必期興復 祖宗良法庶邊儲不匱而官商軍民皆
利此屯鹽之當計處者二也伏讀易曰何以守位曰
人何以聚人曰財是天子所以聚人民守天位所需
於財用者至急也今者府庫空虛百姓窮困則民不
可聚矣不可聚豈特為民患已哉言及至此良可寒
心將欲蠲稅以裕民而度支無終歲之計將欲取民

以足國而百姓有離畔之憂議者乃遂括天下府庫之餘以充目前匱乏之用殊不知府庫不遺錙銖甚非地方之福萬一變生不測官民將束手待斃矣今宜酌量停止各處府庫搜括外其所以為急救之策者惟在責成乎守令焉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邇者百姓之不足實守令之不良致之也近年多慮守令非才立為卓異勸獎綜覈名實失策尤甚自卓異之名出而守令之職怠矣何者天下人材不相遠甚今以某之才為異而彼不以異稱者在賢智之士將尚氣俗論而少懈其心彼不賢之徒必希覬他途營求異薦雖中有實可稱誦者置之薦列誰曰不宜

一立此名實緣掩過之章實多飾詐匿情之風立變則官風愈僞而吏治漸虛恒卓異之名誤之也至於上下成風共喜奉承太過故守令奔走無虛日一以能稱即致上司委用故州縣正官多差遣茲欲大振吏治須罷卓異空名其迎送奉承與正官差委務查近題事例嚴立禁革違者定行參黜一二示戒如是則守令不緣虛名以亂實心不緣迎送差委用以耗精力然後各府州縣庶幾乎有實效矣夫政在養民義先足國所謂實政者救今日之匱乏是也嘗聞守令有五事曰治民生計也清民賦役也通民財用也興民禮教也防民暴亂也五者皆實政而簿書詞訟等

不與焉興禮教則倡德行重鄉約防暴亂則練鄉兵嚴保甲此二者於匱之一救之後賢守令自能力行之廼今救民匱乏則莫要於生養賦役與財用之三事者伏見近來守令每借口於撫字云自拙於催科臣等竊謂欲撫百姓自有惠政原不係催科之拙與不拙也所謂惠政必使嗷嗷赤子各遂生計或開墾築鑿或勸農賑饑或蚕桑或樹畜或商賈或工或作或山澤興利凡一應有生計可措者因地便民得所欲焉曰治民生計者蓋如此至若今之催科原有額數催科云拙徒不過縱枇頭攬戶之侵欺長猾胥積棍之賸隱滋奸須官解之拖捱而小民不蒙惠也自

非精敏通才轍於錢穀莫考其要與孔莫究其原要
必嚴責府縣清查考覈凡見徵錢糧除災傷蠲免外
設法追完逋負錢糧除遠年恩赦外其近年侵欺瞞
隱拖捱者盡數查出甚則呈請上司追究如情節重
大並許奏聞有錢糧不完不清者自州縣以上至分
守管糧等官照例不得轉陞離任如不完不清至五
分七分以上者戶部歲終照例查參降黜蓋賦有常
經乃所以足國惟徭役輕減實可以便民曰清民賦
役者蓋如此迺若通民財用者蓋令民之困窮極矣
錢法通行於民最便今不但南方未有行者即　輦
轂之下且阻格焉臣等伏思官以錢為稅則民未有

不以錢為用者其在京須要責令　崇文門查照舊
法以錢為稅外凡各衙門納官用皆須額定半銀半
錢又必通行南北用錢地方凡係存留本處納官官
用銀兩並額定半銀半錢若素不行錢地方限六書
到日聽撫按官議處有能倡率錢法通行者許撫按
特薦量陞奬勵儻官有阻撓並令在京巡城御史及
內外巡按科道等官条奏但錢之為用每銀一分只
額限換用嘉靖通寶六文其前代舊錢皆視往時貴
賤用七分之一庶錢不過賤民皆樂用嚴立諭禁不
許故違有故違者當即重治更宜申重鑄錢之令兩
京工部添設鑄錢仍乞行令各省撫按轉行布政司

各特設鑄錢一局委官造鑄歲鑄若干存留該處府
庫歲終奏報所鑄之錢例鑄　大明通寶四字以便
通用嚴行天下每銀一分亦只用六文夫錢法通則
民困可蘇民困蘇則國用可裕曰通民財用者蓋如
此似此三者惟係撫按嚴責守令以上各官行之而
撫按舉劾不必造飾文辭虛稱德譽只宜直書曰養
民生計能治幾分不治幾分賦役能清幾分不清幾
分財用能通幾分不通幾分以至興禮教防暴亂俱
如此類據事直書但失舉者必連坐妄劾者必降罰
連坐降罰先後已經題准而當道並未舉行此後撫
按舉劾不得雷同若有互相朦朧聽部院科道不時

查訪嚴飭庶幾連坐可行降罰無隱凡此無非嚴飭
吏治裕　國保民之計伏乞　勅下該部查議務停
止奏薦卓異之名申嚴迎送委用之禁責成保民足
國之計申明連坐降罰并與劾不用文字直書其事
之條至如錢糧違欠不許離任以錢爲稅及申重鑄
錢之令一一乞　勅户部嚴切議行之各該省直遠
近俱要限期　奏報此民窮國匱之當計處者三也
凡此三事最爲拯救匱乏之中要務遭值　明聖躬節
儉以先天下尤爲救民恤匱之本焉嘗伏讀　聖詔
明旨有曰　朕加意節省又曰朕正供之外未嘗妄
費分毫大哉　聖謨臣民懽動然佚欲或生於豐盛

儉德易隳於有終懇乞我　皇上仍賜加意臣等佇罪該科慮懷經久敢獻芻蕘之悃少紓葵藿之誠延若三事識不足以察微言之未必其能盡義不取於和衆即盡言之未必其遍行仰賴　皇上念宗藩之至急思以固未然之防懷邊塵之至慮永以消脫巾之患計民窮國匱之已甚務以奠聚人守位之謨責在當事嚴議實行經畫措處於先稽考奏報於後力挽之必勝身任之弗辭在　皇上遂親親仁民之心朝廷定安內攘外之畧不惟艱難匱乏之已濟而且久安長治之可圖矣　宗社幸甚中外生靈幸甚

竭愚忠以陳政要疏　鄭履淳

伏惟時方多故萬姓爰咨頃年以來上持議論嚚煩終乏及民之澤下實窮愁局蹐無樂生之心工賈農商各失其業兵災從賦率土靡寧燕雲遼代中原之脊也鼙鼓一聞則三關震動徐梁齊衛天下之腹也洪波蕩析而四顧無烟荊襄秦洛形勝之區也疆狠馮依而嘯聚相扇漸直閩廣財貨之藪也師勞費劇而姦宄未戢搜歛日新耗蠹日甚請急日增於掊克帑庾日罄於那移　宗藩之坐窘無籌中澤之哀鳴尤慘舟車盡敝飛輓多艱杼柚既空枷鎖猶逼民已窮而弄益不可息弊已極而法竟不可行饑莩十室流失夫居邊圉蕭條閭里烽火關河武衛陵夷卒伍[illegible]

然內憂外棘百孔千瘡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彗星
見於尾女日月繼食於元春鬼神告凶菑害洊至緩
急無備根本潰搖殆有陳涉阿骨打之徒窺伺於世
雖李綱宗澤之才展布猶難天心人事種種可駭臣
等當慟哭流涕於 陛前 皇上應臥薪嘗膽於宵
旰也夫饑寒迫身易為衣食嗸嗸赤子 聖主之資
若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
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以資他人矣而今之最急孰
如用賢乎諸葛亮曰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陛下御
極以來諒陰恭默已三期矣濟濟多士豈無一當

聖心似可少慰承式之望矣憂虞關忠天步艱難又値不容靜逸之時矣寧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竊慮高亢睽孤乾坤否隔欲見君子阻於車鄰呈約巷牖寂無取舍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姬姜違脫珥之規周召拂同舟之義日　覲絶疇咨之益　便殿邈晋接之期回話既懲趙普奚從而補牘內批徑出蘇轍何自以封還紀綱廢於因循賢愚襲於玩愒功罪之欺蒙罔核浮繁之文案徒盈善類既失於振揚壓階陰啓乎閹寺言涉宮府輙肆阻撓梗在私門堅不可破始也童牛羸豕之圖不豫他日城狐社鼠之

計莫施遠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風行勢協豐[illegible]
移會使台輔具員六卿拱手元良愠悔於孤立威[illegible]
倒驅於冠裳茲霜雖未氷月已幾望前車不遠患豈
在明況旁觀宇內果何時也而處堂燕雀蔽日雲霾
牽制優游遡風孔僾深顧隱憂誠恐川潰土崩一旦
決裂不可復救萬衆洶洶皆謂群小侮常明良疎間
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可以永安者寧顧倚之由順
裕蠱而盡拱淵默遂可濟蹇亨屯乎　陛下不自以
宗社之憂爲憂縱有忠臣烈士以憂　陛下之憂亦
何能上達以自效也伏願　早奮英斷之剛於以決
大計而勿爲小故之所淆　弘昭睿哲之明於以任

君子而勿為僻昵之所惑　上天元子之責至重必
思栽培傾覆之命為難諶下民父母之望至殷必思
向背岩險之情為可畏以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
以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廣政以蠻夷為關門勁敵以
錢穀為黎庶脂膏援用陸樹聲石星之流以建法家
拂士　省納殷士儋翁大立等疏以求鯁議訏謨
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親授　絲
綸都俞一堂乃成　朝著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
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不然而或
仍彼故習則雖皋夔伊傅接踵　都門晁董公孫曰
言盈耳何補於　國是之萬一且三年無及于昔八

幾事一去不可爲矣愚陋微臣本無言責數年家食
忻際清時適見邪正相持賢人對附太平未兆感憤
激衷冒犯　天威觸怒權倖自知弗宥伏祈　聖明
垂鑒臣心無他更　勑閣部科道諸臣再加看議如
果臣言頗或可採即乞俯　賜施行蒼生幸甚群臣
不勝敬應之至

三十三